



宫喜和莫小莉举办了新颖的试婚仪式⑨

都市爱情

宫主为宫喜准备了婚礼

晚上回到家，宫喜思前想后都觉得不太妥，还是给小莉打了个电话道歉，为白天他自己的口是心非，为他的迟疑，为他的不够勇敢。

莫小莉听着电话里宫喜的声音，有些情绪失控地闭上了眼睛。

“不要紧。宫喜，我想清楚了。你跟艾娇娇复婚是对的，你们是一家人，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，有那么深的感情，还有个属于你们的孩子。从一开始我的介入，就只是想帮助你们复婚。我们大家确实不应该再偏离原来的方向。我……不会再跟你有任何纠葛。以后我们就是最普通的同事、朋友。我祝福你们。”宫喜安静地听着，失望得说不出话。

挂了电话，莫小莉的泪水流了下来。有些事情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发生，是她觉得宫喜是个不错的大叔，这年头了，岁数什么的早不是问题了，二婚怎么了，没结过婚的哪里知道好好珍惜，像胡帅这种，一定不懂得婚姻的重要性，可能一冲动就会求婚，可能一吵架也会去离婚。但像宫喜这样的就不会了，他经历过了，知道什么是自己需要的、什么是不能开玩笑的。她觉得他好，她也觉得自己想明白了。可是，为什么现实总是这么残酷呢？

没太多时间给莫小莉伤春悲秋，小美的电话就来了，不知道要干什么，神神秘秘地指定了一个地方让她去。临出门前，马格格很不高兴地看着她：“去哪呀？”

莫小莉不知道马格格刚才在门外偷听了她跟宫喜打电话，对母亲的神情很费解，但也没细问，抓起外套拿起包就出门了：“去你宝贝女儿

莫小美特别指定的地方，去看看她玩什么新花招。”

“早点回来。”马格格叮嘱着。两个女儿没一个省心的，小莉眼看着就要嫁给胡帅了，不知道哪来的邪风，闹得姐姐结不了婚，妹妹还喜欢上了准姐夫，现在又冒出来一个离婚大叔。马格格头疼得要命，暗暗发誓一定要早日把两个女儿的终身大事解决了才行。

这一夜，北京的夜晚还是和平日一样，灯红酒绿，热闹非凡，在家的人是一种宁静，在外的人是别样的喧嚣。就在莫小莉赶往小美指定地点的途中，宫喜也被宫主强拉着去了同样的地方。他们不知道，自己的命运将在今夜发生一个转折性的变化，这也许是他们人生到目前为止，做过的最疯狂的一件事。

莫小莉到了酒店，见宫喜和宫主在门口等着。除了宫主，两人都露出了很惊讶的神情。“都是你故意安排的吧？”明白过来的宫喜望向宫主。宫主也不回答，一手挽住一人，兴高采烈地就往酒店里的宴会厅走去。三人到达宴会厅，只见里面装饰得如同婚礼现场，彩色的气球拱门，写着“祝宫喜和莫小莉试婚大喜”。宫喜和莫小莉彻底愣住了。

原来，白天艾娇娇在宫喜单位大闹一场后，宫主就给莫小美打了电话，心想两个妹妹一块讨论一下能不能帮上点忙。结果，小美信誓旦旦地说包在她身上，宫主起初还不信，没想到小美很快就想出这个策划。宫主很是吃惊，不过她和小美一样，是豁得出去的人，就差举双脚赞成了。

于是，两人就弄出了这么一场试婚仪式。

两人都说了“我愿意”

莫小莉严肃地把莫小美拉到一边：“小美，你是不是脑子真出毛病了，想一出就是一出，结婚是儿戏的事吗？什么试婚不试婚的！胡闹！”另一边宫喜也拉了宫主说话：“我说宫主啊，你是想玩死你哥是不是？这可是结婚！你以为是开Party啊？不行，我不能留在这里。你们玩得太过火了，你们年轻人的游戏我玩不起。”说着宫喜就要出去。

见宫喜要走，莫小美倒是说话了，冲着他就叫：“你给我站住！”宫喜一下子还真被莫小美的气势给震住了。

莫小美叉腰拦在宫喜面前：“难怪人家艾娇娇看不上你，磨磨叽叽的是男人吗你？我姐对你怎么样你自己说，不应该给她一个交代吗？非得等我姐嫁给了别人你酸溜溜的才高兴是吧？不就是一个试婚仪式吗？

一不领证，二不入洞房，要是觉得合适了能过下去你们就正式结婚，不合适了一拍两散，也没什么损失。你们怕什么呀！今儿这事就这样了，反正大家都是一片好心。皇帝不急太监急！真是！”

宫喜犹豫地看向大家：一脸期待地看着自己的宫主，恨铁不成钢的莫小美，还有这比他第一次结婚豪华浪漫不少的场地……

他再看向眼神坚定的莫小莉——只听她很肯定地说了一句“我愿意”。

所有人的目光都直接转向了宫喜。

“小莉，你——”宫喜很意外。自从接到小莉说做回朋友的电话，他就失望极了，想挽回但又不忍拉着

小莉一起来面对艾娇娇没完没了的纠缠。可是现在，在一场看似闹剧的试婚仪式上，小莉都能这么坚决地表态，如果他再退缩，那实在是太不男人了。他一咬牙：“好，我今儿就由着你们折腾一回！”

宫主带头鼓起掌来。莫小美终于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了，她像模像样地宣布：“下面都听我指挥啊，按事前分工，各部门各就各位，30分钟后试婚仪式正式开始！”

不得不说，这个试婚仪式宫主他们很是用心。莫小莉的婚纱、宫喜的西服，小莉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搞到一套这么适合她的婚纱的，但她的手被挽在宫喜的胳膊上，站在红毯的这一头，看着前方宣誓的台子，心情无比紧张。一切都像是自己梦寐以求的，她扭头看见宫喜激动得不知所措的表情，很欣慰。

宫喜和莫小莉走到台前，婚礼进行曲停止了。莫小美故作严肃地咳嗽、清嗓子：“宫喜先生，你愿意娶你身边这位莫小莉小姐为妻吗？”

“我愿意。”

“无论贫穷与富贵都会直到永远？”“是的。”

莫小美被宫喜眼里透出的坚定感动了。

“莫小莉小姐，你愿意嫁给你身边这位宫喜先生吗？”

“我愿意。”

“无论贫穷与富贵都会直到永远？”“是的。”

莫小莉和宫喜深情而又坚定地看着对方。婚礼礼炮被宫主开启，纷纷扬扬的彩纸雨中，两人脸上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，好像真的完全放松了。这一刻，只有单纯的幸福，没有世俗的眼光。

王世充独揽大权，眼看就要灭了李密 ⑩

大话历史

公元617年7月，河间郡城南七里外，一个叫七里井的地方，往常寂静的地方却喧哗起来。涿郡留守薛世雄的数万大军驻营在此。薛世雄是身经百战的大将，这次离开驻地南下，是奉了杨广的命令。杨广铁了心要收拾李密，不但派出了王世充，还把远在涿郡的薛世雄召来，会兵一处，合击李密。在这个命令的后面，杨广顺便加了一条：所过盗贼，随便诛翦。能多消灭两个就多消灭两个。

于是，行至河间郡，薛世雄停下了脚步，他早就听说过窦建德的名字，这一次，他打算顺手将窦建德给收拾了。

对于薛世雄的到来，河间郡的各级官员都热烈欢迎，拿着酒前来慰军。在薛世雄将进酒时，草泽里，窦建德正眉头紧锁。薛世雄的突然南下让他措手不及，眼下他的部下正分散在各地搞粮食。对方的数万大军就要杀将过来，自己身边只有一千人怎么抵挡？

窦建德放眼望去，远处就是豆子寨，那是一片古盐泽，是河朔境内除高鸡泊之外另一个义军发祥地。逃入那一片地势险要的盐泽地，也许就可以躲过这一劫吧。但这之后又怎么办呢？躲避是无用的，拒绝是徒劳的，那就让命运倾听我的回应吧。

窦建德决定出击之前，去算一卦。“薛世雄来袭，我准备先避一避，怎么样？”女巫摇着头：“你逃不掉的！”“那投降呢？”“也没用。”停顿了一会儿，窦建德说出了真实的想法：“如果率众发动奇袭呢？”女巫的眼睛突然睁大，一丝神秘的微笑浮现在嘴角：“很好，如果明天天亮之

前突袭其营，大吉！”

窦建德决定了，从手下挑出两百八十人，告诉大家，自己将率领这些人先行出发，偷袭隋营，其他人在后面跟上，如果到了对方大营，天已经变亮，那我们就去投降；但如果天未明，就杀将过去。说完，窦建德领着人，朝七里井方向进发。

第二天凌晨，窦建德勒停了马，前面就是薛世雄大营了。东方渐渐发白，天就要亮了。远处，悠扬的吹角声正隐隐约约地传来。这是大军将开拔的声音！难道对方早已经安排好伏兵等待我们到来？用不了多久，太阳就会出来，到时两百八十骑就会暴露在对方面前。

窦建德回过头来，正准备说大家组团自首，却见部下双眼放光：“大王，快看！”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四下里泛开了白雾，雾色越来越浓，将四周包裹在一片白茫茫当中。

“天助我也！”窦建德大呼，打马跃进，两百八十骑紧跟其后，冲向了数万大军驻扎的营地。窦建德第一个冲进的是河间郡的兵营。这些郡兵第一反应就是逃跑，他们纷纷跑向了薛世雄的大营。薛世雄正准备去找窦建德，没想到窦建德自己送上门来。

薛世雄的部队正在列队，突然一大群人冲进来，手里挥舞着兵器，嘴里嚷着有人袭营，薛世雄立即判断是对方大军前来袭营，下令：拔刀迎上。

瞬间，全营乱成一团，惊呼声中，不断有人倒下。据估计，死者达万人，这其中大部分应该都是友军误伤的，以窦建德的两百八十人，以及后继的数百人，就算有心干出这样的业绩，也没这样的力气。

败局已定，薛世雄领着几十个

亲信逃往了河间城，一路上，他可能诅咒天气，也可能咒骂猪一样的郡兵，但事实上，他是被自己打败的。仓皇跑回城后，薛世雄就病倒了，被抬回涿郡没多久，就病死在床上。

现在，窦建德真正成了河北的霸主，从残酷的海选里杀出来，成为了晋级总决赛的选手。下一个决赛选手将在李密跟王世充当中产生。

在薛世雄跟河间郡的同僚搞联谊时，王世充正奔向东都。行到彭城，王世充叫停了队伍，下令：“从今天开始，不能走大道了，大军抄小道，沿途不许喧哗！”接下来就要进入李密的势力范围。

一路上王世充领着队伍专抄小路，来到东都后，很快得到消息：薛世雄已经回涿郡治病去了。这对王世充来说，也许是一个机会。薛世雄因为资格老，是总指挥，现在指挥权落到了自己的手上。

来到洛阳后，王世充下了第一个命令——刺探。结果很不好，王世充面对的瓦岗军强将如云，智囊如星，坐拥粮仓，组织严密。三个月后，王世充发动了他的第一次总攻。10月25日深夜，王世充领着部队出发了，他的目标是李密的大本营——兴洛仓城。

在夜色的掩护下，王世充渡过了洛水，来到一个叫黑石的地方。到了这里，王世充下令扎营。扎好营后，王世充告诉跟他西进的江淮兵：“现在跟我渡河到洛北去！”刚从洛北过来，现在又回去？这是什么意思，况且李密的兴洛仓城也不在河那边呀。

王世充露出了神秘的笑容。是的，到洛北去，只有在那里，我们才能击败李密。回到洛北后，王世充领

着部队沿洛水前进，前面是李密的一座防守堡垒：月城。

王世充的心头正被一个大大的问号所占据：李密会到洛北来吗？

等看到绣有魏字的大旗、听到紧锣密鼓般的马蹄声，王世充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李密，你终于还是来了。此刻，李密大概是他眼中的猎物，正一步一步走向他设好的陷阱。

李密的确是来了，事实上，他来得不比王世充晚，王世充一出动，他就侦察到了。李密没有犹豫，立马领着他的四大骠骑将军、左右护法（单雄信、徐世勣），当然还有翟大哥杀到了兴洛仓城。

听说江都来了厉害角色，是时候会一会了。来时，李密兴致颇高，兴奋之下，李密没有细想，为什么王世充明明在洛水南扎了营，却依旧渡回北边来。看到王世充后，李密按惯例向他的骑兵下达了冲击的命令。

骑兵越来越近，王世充的豹目紧盯着席卷而来的乱尘，在足够近之后，王世充终于发出了他预定中的命令：“架兵出阵！”

李密骑兵冲到了阵前。这些所向披靡、屡立奇功的骑兵终于碰到了克星，骑兵们第一眼看到的是一种像枪又像戟的东西，这种东西叫槊，形似长枪，枪头有突起，大概跟《水浒传》里专破连环马的钩镰枪类似。

瓦岗兵看到的第二样兵器是盾。盾跟槊是江淮劲卒们的常规装备，有攻有守，你杀过来，我有盾挡，趁你不备，就钩你马腿，要你性命。血，四处横流；马，嘶鸣悲叫。瓦岗骑兵纷纷后撤。紧随着瓦岗骑兵后撤的脚步，王世充直接冲到了月城，他要拿下此城。只差一点点，月城就破了。